

90后天才小“魔”女魔幻悬疑力作

七
彩
美
绘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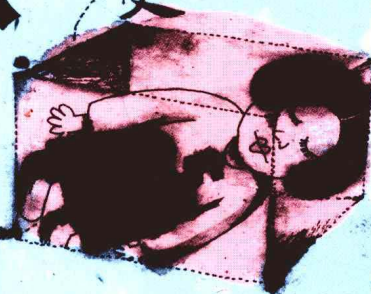
顾文艳
著



他用
双手
解开
舒服的
胃。

十人孤礁

天使



事在
她
旁边。

少年儿童出版社

十人

顾文艳
著

孤礁独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十人孤独礁/顾文艳著.—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1.1

(逃逃丛书)

ISBN 978-7-5324-8548-2

I .①十... II .①顾...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
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210461号



十人孤独礁

顾文艳 著

丛书创意 秦文君

插画作者 徐捷

装帧设计 赵晓音

责任编辑 孙益恒 张燕 美术编辑 赵晓音

责任校对 陶立新 技术编辑 裘兴海

出版: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

发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址: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易文网:www.ewen.cc 少儿网:www.jcph.com

电子邮件:postmaster@jcph.com

印刷: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20×980 1/16 印张:17.5 字数:276千字

201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4-8548-2/1·3170

定价:24.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十人孤独礁（序言）

很少有觉得这么需要准备的小说。

在家里不知所措了整整四天，我终于鼓起勇气坐在了电脑面前。打开那首《忧郁星期天》，那揪心的旋律在耳边环绕，似乎是在寻找一个耳膜上直达灵魂的入口，终于出其不意地撞进心脏内部。

《忧郁星期天》，电影《布达佩斯之恋》里面的插曲。我没看过这部以匈牙利首都为题的电影，却在朋友告诉我关于这个故事的开始的一刹那就被震撼到。电影里面的这首歌，是在二战时期被称作“自杀之音”的歌曲。据说在当时，很多人在电台里听了这首歌之后就自杀，以致它曾一度禁播。

让人想要独面死亡的音乐，使人一想到就不寒而栗。

听了很多遍以后，却觉得这音乐偏于普通了，有些无法理解当初的人们为什么会因为这段旋律而自杀。伤感的音乐很多，而这首《忧郁星期天》既没有那么波谲云诡的音律，也没有像杜蕾蕾拉大提琴的时候那种把生命放入其中的哀伤。

如果要用符合逻辑的方式去解释，只能说这首歌释放出来的，是属于当时那个时代人们迷茫的声音。但这样的解释过于抽象，而且我也从来不是一个习惯用逻辑的方式对生命做解释的人。

或许，这旋律只是挖掘了人们内心深处原本最隐秘、保护得最好、同时也是最脆弱的一块心脏瓣膜。人们习惯于把它放在最底层，放在没有人能够触及的地方。而它一旦被暴露在灵魂面前，人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我的脑中似乎出现了这样一个场景：这首曲子里连贯的音符不断积压、不断积蓄，在一颗快速跳动的的心脏面前冷冷地透视进去，最终将心脏撕裂，将那块隐秘的瓣膜连同周围萦绕着的难以描述的孤独一点一点地挤压出狂跳的心脏。

心脏没有因此停止跳动，却在那一瞬间，从内部碎裂。

我不知道这样的碎裂可不可以算作是在流行音乐歌词里层出不穷的那种“心碎”。以前有人这样描写心碎的声音：把冰块放进温水时冰块发出的声音。

心是从内部碎裂的,纵使外部还与脉搏一起匀速跳动,纵使外部还在充满希望地寻找一个氧气罩艰难呼气。

倘若那音乐真的像我在脑中勾勒出的这个场景一样,取出了人们心底的那块瓣膜,我想我是可以在这音乐声里听到我心脏碎裂的声音了;倘若那音乐真的可以使人心碎,我想我也是可以明白那些因为一段旋律就放弃生命的人的痛苦了。

带着一颗破碎的心生活,带着完全释放出来的孤独微笑,这也许就是人们可以想象的,超过凌迟可以带来的最大的痛苦。

我没法再用语言表述这般疼痛了——因为毕竟,我是一个从未感受过任何接近这般痛苦的人。小时候会因为擦伤大哭大叫,大了还是会因为验血时的针筒所带来的轻微疼痛而皱眉;我会因为冬日夜晩突然袭击的胃痛而泪流不止,也会因为长期的脊椎阵痛而甘于慵懒。儿时一直听妈抱怨说我是个吃不起苦吃不起痛的小孩,以前一直以为总有一天会改变,现在却突然明白了这种特性的永恒。

疼痛没有适应性,生物老师这么说。我的上一本小说《偏执狂》里的主人公忍受失眠和失去至爱的痛苦 14 年了,但她一直都没有适应这种疼痛。疼痛永远不会因为疼痛久了而减轻。

而那来自心碎,来自孤独的疼痛,便更是如此。

小说还没开始写,我却已感受到了那份沉重的、诡谲的、来自孤独与疼痛的具有强烈压迫性的魅力。我从没尝试过用侦探小说的方式写一个故事。从小到大都被人说是逻辑混乱的,这次却似乎从黑暗中攫取了一股流泻的力量,一股未命名的能量。

这是一个关于孤独的故事。

请记住。

仅仅,是关于孤独。

顾文艳

2009年 1 月 22 日星期四

上部 十人孤独礁 / 1

引 子 / 3

第一章 / 12

第二章 / 39

第三章 / 79

第四章 / 99

下部 拉奥孔 / 141

第一章 / 143

第二章 / 1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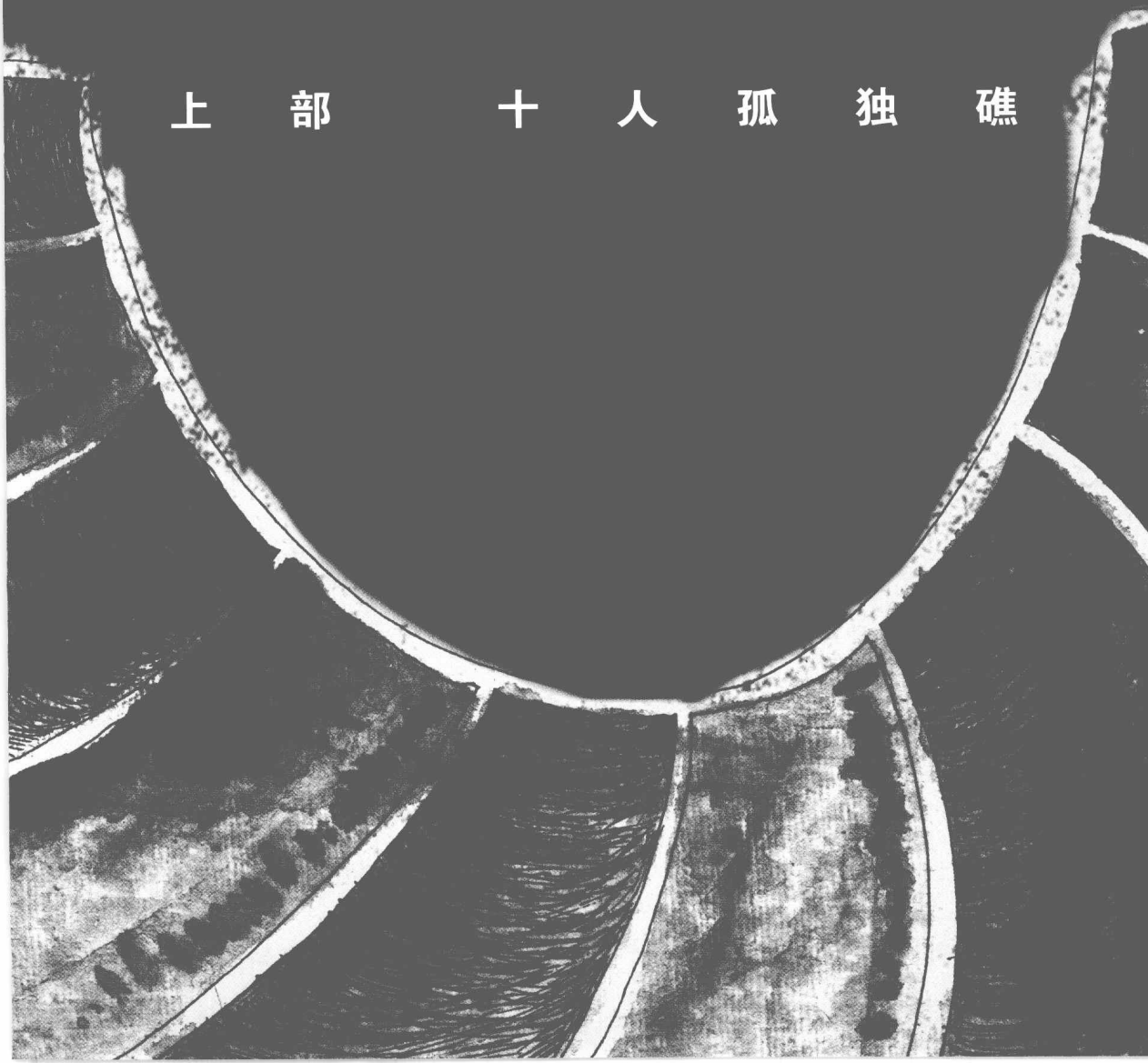
第三章 / 1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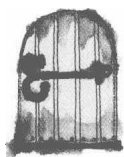
第四章 / 230

尾 声 / 266

孤独中前行 / 268

上 部 十 人 孤 独 礁





引子

1990年7月10日

S群岛,S岛

1

S岛的景致从不曾相同过。

早晨,这是一座简单的鸟语花香的小岛;夜间,S岛上的一切都安静了下来,只能聆听到旁边大海的声音——或许,还夹杂着船舶搁浅的旋律。

这天的黄昏,S岛在阳光的变色涂染下意外地呈现出一种蛊惑般的美丽。岛上靠海的山坡上,茂密的树枝树叶层叠交错,在阳光的照耀下散发出祖母绿宝石一般的光芒;岛边小屋的炊烟缓慢祥和地上升着,很快就笼罩了本来就不大的岛屿,像是为S岛抹上了一层平静而缭绕的哀伤。

“嘉禾!龙嘉禾!”岛上的这份有些诡异的宁静被一个女人的叫声打破。



几根低矮树丛的枝桠动了一下，树枝上的树叶落了几片。又过了几秒，方圆几十米的树丛晃动起来。一只细长的，沾满红土的手从树枝缝里伸了出来。紧接着，一个瘦长的男孩从这片绿色里面钻了出来，头发上还爬了好几只不知名的虫儿。他的脸上沾满了红土，五官都看不清了，唯有一双有神的眼睛在黄昏的阳光中闪耀发光。

“妈！我在这儿呢！”这个叫做龙嘉禾的男孩吐了口不小心吃进嘴里的湿湿的红土，灿烂地笑着回应那声呼喊。

“妈，”脏兮兮的龙嘉禾从枝桠里面熟练地爬了出来，抖了抖身上的灰土，“小雪妹妹她们什么时候回来？”

“她们只是来拍电视的，怎么可能回来呢？”妈妈掸了掸龙嘉禾手上的灰，心平气和地说。不知不觉中，她一直当做小孩的龙嘉禾的手已经比她的手大了，她突然觉得恍如隔世。

“可是小雪她说一定还会回来找我玩的。”龙嘉禾天真地说。

已经有 1 米 70 的他看上去完全像个小孩，那张脸似乎不是被红土，而是被极致的天真涂抹了。

“哦。”妈妈心不在焉地回答，眼睛看着前方愈来愈近的小屋。

“所以啊，我觉得小雪一定会再回来的。”龙嘉禾充满信心地说。

“嘉禾啊，你不会喜欢小雪吧？”妈妈突然意识到儿子这番话的暧昧感。

15 岁的儿子也是该到了有喜欢的女生的年龄了。只是 10 年来一直住在这个没有小孩住的 S 岛上，他一直没有把这一面表露出来，而最近那个可爱的童星小女孩的到来简直就是打开了龙嘉禾作为一个正常少年的情窦。

可是，这个小女孩的到来，不知道为什么，总令她觉得是一场灾难。

“没有啊。”龙嘉禾完全不脸红地说，“我只是觉得有一个伴真好。”

龙嘉禾一边走一边看着远方。旁边的妈妈有点心疼地看着儿子，心事重重地叹了口气。

“对不起。”她喃喃念道，用儿子听不到的一种声音说，“对不起，嘉禾。”

事实上，她是毫无选择的。

20 岁那年就嫁入龙家成为龙夫人的她早就知道了要和丈夫一起远渡他乡的命运。

龙嘉禾的父亲龙明之是 Y 省最传奇的人物，早年就因为曾几次远渡重洋而闻名全县。结婚生子以后，龙明之的探险欲望非但没有收敛，反而越来越强烈。

龙嘉禾五岁那年，他们夫妻俩意外地知道了一个前往荒岛居住的团队。因为这支队伍前去的岛屿是在太平洋的 S 群岛中央，所以名字叫做 S 队。这支队伍里有来自全国各地不同行业不甘平庸的人员：医生、律师、社会学家、地质学家、天文学家、科学家……一个社会需要的所有重要的组成职业都有了。龙明之作为有名的探险家，也被 S 队选中。于是，在当时还没有“探险”概念的人们的诧异和羡慕中，龙明之带着妻子和儿子加入了这个浩浩荡荡的队伍，来到了当时还空无一人的 S 岛。

一场大自然与人类的博弈就这样开始了——更确切地说，是当代人类与原始人类生活方式的博弈打响了。有着丰富野外生存经验的龙明之带领所有队员在岛上生存，但在度过最艰难的时光之后，他又被那些习惯于光鲜耀人的领导位

置的“精英”们挤到了角落，成为一个小小的机械师，他却也依旧乐此不疲。

一晃十年过去了，当初还什么都不懂的龙嘉禾已经十五岁了。他因为有爸爸妈妈这两个一直给予他巨大的爱的人的支持而无比快乐地成长着。

“对了，妈。”龙嘉禾一脸稚气地看向妈妈，“陈叔叔、廖阿姨他们一个星期都没回来了，他们到底去哪里了啊？”

“小孩不用知道那么多啦。”妈妈温和地扼制了龙嘉禾危险的好奇心。

“我在想他们会不会出什么事了。”龙嘉禾挠挠脑袋说，“所有人，一下子都不见了，我有点担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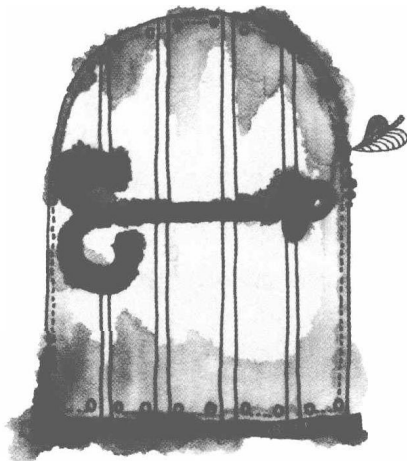
龙夫人有点感动地看了看她儿子，对他天生的善良品质感到既欣喜又担忧，也不知道这个从小就一直跟着那帮自命不凡又有点自私的人在一起的孩子是怎么有了这种善于为别人担心的优秀品质的。

“他们不会有事的。”妈妈拍拍儿子的肩膀，思绪却又在不经意间不断飘扬起来。

那个叫做小雪的女孩和一帮导演、演员来岛上拍完电影，却把除了他们家以外的所有人都带走了。其他人说是要回去参加一个发布会，但她总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毕竟，这十年的“迁移”背后，还有一个巨大的秘密，一个她永远不想告诉龙嘉禾的秘密……

2

“爸！我们回来了！”龙嘉禾推开简陋但是无比牢固的木门，“爸……”



他突然停住了。因为眼前的场景太过震惊,太过残忍,使得他那每天在土壤里灵活奔跑的双脚不由自主地颤动,泪水一瞬间涌出,带着最深刻的、无法忘怀的痛苦。

“明之——”身后的妈妈大叫起来,撕心裂肺的声音,令未来的龙嘉禾一直终生难忘。

妈妈冲上去扶住倒在血泊中的龙明之。

龙明之没有死——或许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他的心脏下方被一颗子弹射中。那颗子弹也许是从很远的地方射过来的,所以只撕裂了保护器官的那层薄膜。但是那颗子弹显然是被硝酸烫过或是在内部增添了腐蚀剂,因为龙明之身体上受伤的部位已经一点一点地被腐蚀了,以至于他心脏下方的器官都可以在血肉模糊的身体上看到。

看到妻儿的龙明之虚弱地笑了笑,他离得到死亡的解脱还有很长时间,还必须忍受这类似凌迟般的痛苦。

龙嘉禾慢慢地走向父亲,眼泪无法抑制地向下落。他脸色惨白,眼神无力,手却慢慢地握拳,用指甲掐着自己的肉,好像是要向自己确认这是事实,也好像是要努力支撑住自己的神经,不让自己一下子崩溃。

“孩子他妈,告诉他事实。”龙明之发音清楚,尽管他的内脏已经在鲜血中萎缩了起来,“告诉他,一切!”

龙夫人恸哭。泪水滴落在她丈夫的伤口上,谵妄着去洗涤那黏稠的令人发昏的血迹。

“告诉我,什么?”龙嘉禾的眼泪还在流,声音保持着颤抖的平静。

“S 群岛人朝我开的枪。这座岛不属于我们,他们终究还是发现了。”龙明之的声音镇定得可怕,“他们的船还有几分钟就会到了,我们逃不了了。”

“老陈……老李……萨姆……还、还有……阿廖……他……他们……呢?”龙夫人无法正常说话,只能喃喃念出这些曾经以为是希望的人。

“你还指望他们?”龙明之讽刺地笑,“他们都逃回国了。他们早知道 S 群岛上的人发现了我们,所以早早逃回去,却把罪名加给我们了。”

“可……可你……你为什么答应他们留下来?!”龙夫人的声音一瞬间被放大了几百倍,刺耳无比。



元

嘉禾
双手

藏

米
細
書
法

卷

在

何

5

蘇
可
金
日
年

新

“对不起。”龙明之闭上眼睛，鲜血还在汨汨地流出，“这些年，让你受苦了。”

“明之！你怎么能这样！”龙夫人大声抽泣，“你要我现在怎么办！”

龙明之睁开眼睛，眼球开始充血，嘴唇有点发紫。显然，那子弹的毒性比想象中更可怕。他看着眼前的妻子，再看到现在为止还没能说一句完整的话的儿子。

“这，是命。”他沉默了半晌才吐出这几个字，声音轻了半截。

门突然被打开了。龙嘉禾从模糊的眼球里看到一堆穿着整齐的军绿色服装、戴着头盔的人，肩上扛着扫射枪，对着他们一家人。为首的士兵说着一些他们完全听不懂的话。

龙嘉禾迷迷糊糊地被反手扣着送上了军船，然后运到了另一个岛上。

他呆滞地看着黑魆魆的世界，被一种挥之不去的清醒死命地绑住。他无法暂时麻痹自己，无法像以前做错了什么事情就可以做一个梦，把自己暂时藏到未知的却可以遥控的世界当中。

爸爸妈妈在另外的两个监狱的囚室。爸爸很可能现在已经连肠子都掉出来了……

接下来的没有了时间概念的日子里，龙嘉禾原本就都是红土的脸被覆盖上了更多的灰尘，原本就不干净的衣服变得更加不可理喻地脏。

他用同一种呆滞苍白的表情面对着那些说着他听不懂语言的人，然后最终的最终，他等到了真相。

3

刺眼的阳光打在了两个星期没有见到阳光的龙嘉禾脸上。

他眯着眼睛，戴着手铐，慢慢地走出 S 群岛的监狱。他的视觉还没有在突然的阳光中完全恢复过来，就看到了靠海边有一艘漂亮的白色军舰，上面插着一面五星红旗。

龙嘉禾 5 岁那年就离开了中国，却一直在说中文，也从未忘记过自己的国家。

他心脏剧烈地跳动着，环顾四周，看到了同样睁不开眼睛的妈妈。

一个穿着蓝白配色的海军装的战士向他前面的 S 国士兵敬了个礼，士兵回礼。

龙嘉禾感觉到有人慢慢地松开他的手铐，他依稀听到有人说：“陆长官，要把

他们带回去审判吗？”

“是，中国的囚犯应在自己的国家里服刑。”陆长官看着眼前那面无血色的母子回答。

龙嘉禾忘了自己是怎样忍受完那漫长、漫长的黑暗的。

当他抵达中国的时候，他知道他的父亲已经死了，他没能看到他最后一面——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

龙嘉禾好像失声了，至少在法庭审判的时候是这样。他一直低着头，妈妈放弃了那些无力的辩解。

审判结果：龙嘉禾母亲处以死刑，缓刑两年；龙嘉禾因未成年判两年有期徒刑。

两年间，龙嘉禾和妈妈一起等待着自由和死亡。

其实自由和死亡是一回事，不是吗？龙嘉禾妈妈经常会这样说。

他们虽不在同一个牢房，妈妈却还是找机会一点一点地告诉了龙嘉禾那个改变了他全部世界的真相。

S 队，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有阴谋的组织。这个组织企图在海外发现的新岛屿上非法谋取最大的利益：比如在相邻海域里捕杀鲸鱼；在岛上开采金银矿；控制海道，为重金资助他们的毒贩和军火商提供新的运输通道……

龙明之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加入了 S 队，却在这片属于另一个国度的疆域上重演了几百年前的殖民事件。他曾经想过退出，但是一家三口都在这座与外界没有联系的岛上，令他进退维谷。他知道会有那么一天，他们终将被绳之以法。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们居然全部背叛了他，把他一个人留在这里背黑锅。

那天电影剧组来拍戏的时候，其中一个认识他们的导演告诉他们，国家已经起疑心了。他们意识到了危机，所以集体仓皇逃走，却把龙明之一家留了下来，作为他们的替罪羔羊。黑帮成员之间的背叛与栽赃竟然活生生地发生在他们的身上，这是让龙明之一家无法相信的。

监狱里的龙嘉禾每日都会用头重重地敲墙 50 下。每一下都会令他想起一个岛上的人，每一下都令他想起一次令他血脉喷张的背叛。

每一下，都代表一种孤独。

50 种孤独，没日没夜地袭击着尚未成年的龙嘉禾，每天都像毒品注射器一

般狠狠地强迫着龙嘉禾回想一遍过去的所有隐忍和背叛。他再也没有忘记过那些人的脸,再也没有忘记过自己和爸爸妈妈所忍受的揪心的疼痛,再也没有忘记过 50 种残忍的毫无人性的孤独。

终于,他和妈妈一直等待的那一天来了。

监狱灰色的墙上已经被敲出一个破裂的下凹的球形印痕。

龙嘉禾用头在墙壁上敲完最后一下,最后一张脸清晰地出现在他的脑子里。

他咬咬牙,嘴角露出一抹难以辨析的笑容,好似刚吸完血的吸血鬼。

监狱脱漆的铁门被打开了,一个穿着军装的人走过来把他带了出去。

门口,监狱长正看着他。

“你母亲今天行刑。”他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龙嘉禾出了一口气,眉头皱了一下,然后马上松开,灿烂地微笑。

这笑容和两年前他在 S 岛上的红土枝桠之间站起来回答妈妈的呼唤时的笑容相差无几,他身上的粉尘也和两年前的泥巴大同小异,只有他自己明白不同在哪里。

“你想见她最后一面吗?”监狱长对龙嘉禾这个微笑有点疑惧,但还是提出了这个有人情味的建议。

龙嘉禾点了点头。

他在两个警卫的带领下慢慢地走过那被漆成深灰色的长廊,他感到自己的心脏在呼吸,两年之后终于又开始呼吸了。

终于,龙嘉禾看到了他的母亲。

她没怎么变,突然的事件没有把她一下子变老,只有她浅紫色的衣裙已经变成了竖条的囚犯服。

她站起来,高大的骨架下掩藏着遍体鳞伤的内心,她看着她儿子。

龙嘉禾的眼睛熠熠生辉,在灯光下发光发亮。

“让他们,也在孤独中死去吧。”

这是龙嘉禾的母亲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